



詩語背後

◆木木

新冠時期的文化行走

「詩語背後」來到第300期，想寫點紀念性文字，一時不知從何着手。回顧這幾年經歷，腦子裏突然跳出「新冠時期的文化行走」幾個字。

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三年有餘，影響人類生活方方面面。這三年，注定將濃墨重彩載入史冊：大國博弈、貿易衝突、意識形態之爭、軍事結盟乃至戰爭，此伏彼起，並因一場有史以來最大疫情的介入而愈發波詭雲譎……

在這段時間裏，由於特殊的人生際遇，家事國事相互影響，我的工作生活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。先是結束長達16年多的駐港歲月，然後結束33年北京人身份，來到深圳開啟新一段人生。而且難得餘暇，回鄉省親，遊學神州，一路所見所聞所思，不忍辜負，遂以成文。從2020年春節到2023年春節前後，不間斷地寫了100餘篇隨筆，大都在「詩語背後」欄目發表。文中涉及疫情的內容雖然不是很多，但整個寫作過程都是在疫情背景下展開的。

現在回過頭來看，這三年裏的工作和生活固然變化很大，但並不十分出人意料，印象最深刻的倒是經歷了一場特別的文化體驗之旅。人類所有記憶，都是選擇性記憶。我們今天面臨的一切，都是昨天選擇的結果。當一個大的時代背景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，其間一些小的回憶卻格外讓人刻骨銘心。這場文化體驗，大致在五個場域展開：

一是通過駐港最後一年的工作、生活和交往，探索香港的歷史價值和發展路向。南國香江是一個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存在，具有不可取代的主權價值和發展價值，同時也是一個獨特的文化存在。這座飽經風雨的島城，宛然中西方文化交流、交鋒、交融中綻放的一朵奇葩，光艷奪目，風情萬種。而在我心裏，它更像是時代大潮的縫隙處兀自生長起來的一株靈芝草，日月光華，可遇不可求。中華民族五千年智慧孕育了「一國兩制」的香港，值得我們像愛護文物那樣去珍惜。

二是返回北京後走街串巷大半年，類似於

鄉土調查，獲得了對這座中華民族發展史上舉足輕重的古都的直觀認識。其間，幾乎遊遍每一處有名的館舍園林和每一條有名的街道胡同。從天壇、地壇到孔廟，從紫禁城、王府井到什利海，從長安街、史家胡同到南鑼鼓巷……處處感受到「人間正道是滄桑」的歷史邏輯！更有意思的是，完整地體驗了一把北京大氣磅礴的春天。從凜冬到盛夏，但見春色三景破寒而出，隨時序推進次第展開：「煙柳栽春」的含蓄，「新蕊出欄」的羞澀，「草長鶯飛」的熱烈，無不讓人欣喜。徜徉其中，景隨意遷，思緒連綿，以此向自己生命中一段重要旅程告別。

三是駐留北京期間，斷斷續續到安徽、浙江、山東、四川、重慶、廣東等地遊歷。遊歷着重於文化感悟，從徽州文化到吳越文化，從齊魯文化到京派文化，從巴蜀文化到嶺南文化，邊走邊悟，頗有收穫。當東蒙山的霞光照進西蒙山的叢林，什利海的帆影與錢塘漁歌相遇，民族的文脈就貫通了。這次遊歷可算好好地補了一下中國傳統文化的課，為後來在深圳獲得新身份「文史學者」作了鋪墊。

四是轉崗深圳的一年多時間裏，對這座迅猛發展大都市的文化審視。深圳本身是有歷史、有靈魂的，但人們更願意感受特區成立以來的巨大變遷，於是被稱作「一夜城」。有人說這是一座不可界定的城市，它一旦可以界定的時候，就不再是深圳了。殊不知，濃厚的學習氛圍，高度的城市認同，不斷的變化與創新，正是深圳區別於其他城市的獨有特徵。

五是以疫情期間數次返鄉經歷作底，思考個人成長與故鄉的關係。故鄉，自古以來就是讓人終生思念卻又終將遠離的地方。不是遊子，沒有故鄉；而一旦成為遊子，故鄉就只存留在思念裏了。世事茫茫，歲月不居，故鄉是生命的原色，走得再遠，也能聽到老家的雞鳴。

離開北京到深圳定居時，我作了一首七律，其中「輾轉巴蜀赴帝京，香江一夢又鵬城」之句，是自己前半生的寫照。而這



◆生活需要品味和呵護，一碰就碎。瓷器，看起來精美，一碰就碎。作者供圖

短短三年，北上南下，儼然過往經歷的濃縮。這種工作和生活環境巨大變化的集中效應，自然形成一種比較，既有地理、歷史、人文比較，也有人生經歷的比較，使我不自覺地在相互參照中感受到華夏文明的源遠流長，多元共融。

一場文化體驗之旅，也是天命耳順之年對社會和人生感悟的梳理。新冠三年裏經歷的那些故事，原本沒有疫情也會以某種方式發生，而當驚天動地的疫情成為背景，卻平添許多變數。個中酸甜苦辣，喜怒哀樂，彷彿被置於放大鏡之下。生活露出它的真面目，不管是溫馨的一面，還是猙獰的一面，都讓你打不了馬虎眼兒。生活是需要品味和呵護的，就像瓷器，看起來精美，一碰就碎。人生在世，什麼季節種什麼莊稼。在時代的滾滾列車上，少年有少年的樣子，青年有青年的樣子，中年有中年的樣子，老年有老年的樣子，才是世界本來的樣子。人生的任何階段都應當有自己的精彩，少年的夢想，青年的擔當，中年的責任，老年的價值，在在不可辜負。

這些想法，固然是多年積澱下來的，而疫情尾期發生的兩起死亡事件對我觸動尤大。2022年12月下旬，突然接到從北京傳來的消息，於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師染疫去世。隨後不久，父親因病毒感染引起白肺，病情幾經反覆，終於不治。老師和父親是人生旅途上最重要的兩個路標，他們的相繼離世讓我猛然意識到，生命已進入一個新階段，所有的仰仗皆隱入身後，前路漫漫，惟有自己行走。

此時，再審視這三年留下的文字，竟有一種承上啟下般的感覺。謹以本文，紀念父親，感謝師恩，祭奠過往，直面未來。

字裏行間

◆黃仲鳴

幽默大師

颱風夜，看宋代古裝劇。當聽到「邏輯」、「幽默」等西化詞句時，便不禁啞然。在那個時代，古人怎會說出這些話語？

邏輯，是logic；幽默，是humour。這裏且說說幽默。將humour譯為幽默，是林語堂的絕作。同一時期的文人譯家，有譯「歐穆亞」的，這是直譯；有譯「語妙」、「油滑」的，那是語譯，皆不足取。林語堂一出手，雖是音譯，但比「歐穆亞」勝得多了。既「幽」且「默」，盡在不言中。林語堂父親是個牧師，一次在布道演講時，看見台下的聽眾，男的在打呼嚕，女的在吱喳；林父笑說：

「親愛的女士們，聲音切勿太大，否則吵醒旁邊正在睡覺的男士。」

這就是幽默。林語堂的幽默感得自遺傳。有次在一個林氏宗親大會上，主人家要林語堂上台，講講林氏祖先的成就。林說：

「我們祖先有很多知名大人物，如林沖、林黛玉、林肯……」

聞者一愕，繼而會心微笑。林語堂成「幽默大師」，並不是胡亂封的。

在一本小書中，看到林語堂論幽默：



◆精緻的文字，精緻的書。作者供圖

「有相當的人生觀，參透道理，說話抒情的人，才會寫出幽默作品，無論哪一國的文化、生活、文學、思想，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潤的。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，其文化必日趨虛偽，生活必日趨欺詐，思想必日趨迂腐，文學必日趨乾枯，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。」

所以他辦《論語》、《人間世》、《宇宙風》等雜誌，提倡幽默文學，遂有「幽默大師」這個加冕。

這部小書《林語堂：人生小傳》，真是名副其實的「小」，書「小」文「小」，但彩色印製，精心編輯，勾出林語堂一生出來。作者是岑丕玉、洪俊彥，台灣新北市華藝學術2014年出版。

林語堂認為幽默並不是單純的搞笑或諷刺，而是一種洞達世情的智慧，一種從容不迫的態度。在一些會議和演講會上，我腦裏往往飄出他的金句：

「最好的演講應該要像女士的裙子——越短越好。」

「言簡意賅」遂成我的座右銘。

書中引林語堂在巴西演講時所說：「世界大同的生活應該要往英國的鄉間，有一棟美國的房子，有個中國的廚子，日本的妻子，最好還有個法國的情婦。」

這就是「洞悉世情」的感受；是世俗的；當然，這不是林語堂的理想。他的生活理想是喝中國茶，抽煙斗。

林語堂是個創意發明家。他發明了中文打字機，是中國第一次使用拆字方法輸入的打字機，投資12萬美元，幾乎耗盡林語堂家產。但因時局的影響，未能量產。他在人生低潮時，幸好有蘇東坡。蘇東坡在顛沛的人生中，那種笑傲於不幸之外的瀟灑氣度，感染了他，令他在破產邊緣中熬了下來；也寫成了《蘇東坡傳》。

小書說他是一位以英文書寫而揚名海外的中國作家，也是集語言學家、哲學家、文學家、旅遊家、發明家於一身的學者。當然，他還是幽默大家。

粵語講呢啲

◆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「廣東話」的多個名稱：廣東話、粵語；廣州話、廣府話；白話；香港話、港語

以下是一些內地人、澳門人和香港人各自表述對「廣東話」叫法的取向：

我係「廣州人」，我講「廣州話」，以前會話講「廣府話」。

我係「廣西人」，係講「廣東話」，唔係講「廣西話」。

我係「澳門人」，我講嘅係「廣東話」，跟香港人講嘅！

我係「廣州」出世，落咗嚟香港幾十年，喺呢度個個都話自己講「廣東話」，如果你話自己講「廣州話」，啲人就會用奇異眼光望實你。

我係湖南人，落去廣東省打咗好幾年工，所以都學到多少「白話」。

我係香港人，我講嘅係「廣東話」或者「粵語」。我哋呢班嚟香港出世嘅後生仔講嘅係「香港話」或者「港語」。

我係廣東人，落去香港血拼，佢哋講嘅「廣東話」同我哋講嘅有啲出入呢？

筆者（梁）在一次與友人（PW）的談話中講述了一些與「廣東話」叫法相關的話題：

PW：阿梁，人哋話廣東省好大，有幾大呀？

梁：廣東省係中國最南嘅一個省。東面去到福建，西面去到廣西，北面去到湖南、江西㗎！

PW：「廣東話」個名聽落有啲混淆，好似話係指響廣東省嘅人講嘅話。有錯廣東、廣西都係講「廣東話」，但係福建係講「閩南話」呢；咁「廣東話」係指響廣東嘅人講嘅話。話時話，廣東分咗好多地區，有廣州、中山、石岐、三水、順德……仲有潮州。除咗廣州，個個地區都有地方口音，同我哋講開「廣東話」係冇出入，潮州話就直頭唔同喇。咁講「廣東話」應該係指廣州人講嘅話。

梁：醒！舊時廣州關西係有錢人嘅聚居地，文化水平相對比其他地區高；整下整下，啲人就當咗嚟呢個地區所講嘅「廣東話」係正宗、正統，所以「廣東話」又可以叫「廣州話」。

PW：咁睇叫「廣州話」好似最合適㗎。

梁：所以以後聽到啲老廣講話自己講「廣州話」你唔好覺得礙耳。內地啲廣東人多數會話自己講嘅係「廣州話」；有嘅，多一分自豪感㗎。「廣府」指廣州一帶，所以舊時都冇人叫「廣州話」做「廣府話」。

PW：以前讀書作文嗰陣，我係篇文度提到「廣東話」，老師同我講話寫「粵語」好啲，係因為「廣東話」嘅書面語係「粵語」。

梁：其實兩個都得，寫做「越語」都得。廣東，《呂氏春秋》叫「百越」，《史記》叫「南越」，《漢書》叫「南粵」，「越」同「粵」通，一般可以簡稱做「粵」。

PW：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改革開放，好多外省人落嚟廣州同深圳度打工，嗰陣的酒楼食肆嘅服務員好多都係外省人，你同佢哋講「廣東話」，佢哋就會唔識唔識咁問你講：「唔識講「白話」！」原來佢哋

將「廣東話」講做「白話」，好似怪怪㗎！

梁：「白話/白話文」原本指唐宋以嚟好接近口語嘅一種書面語，後嚟指現代漢語嘅書面語言，相對於文言文嚟講嘅。應該係廣東話主要係口語，所以外省人叫「粵語/廣東話」做「白話」。

PW：咦，聽人講有句「空口講白話」，意思係咪「空口講廣東話」呀？

梁：呢度嘅「白話」唔係指「